

可貴的「默契」 延 靜



我們家附近有一個公園，內中有橋有水，景觀十分不錯，我們每去那裏散步。但去公園，要過兩座橋。一座是過街天橋，一座是過河的鐵橋。後者不高，只登幾節台階就可上去，但前者較高，有三十幾節台階，登上去要費點勁，特別是年紀一天天增加，登台階就一天比一天更加吃力。

我與老伴兒一起出門，走到過街天橋橋頭，我自然地伸出一隻手，她不說什麼，也伸出一隻手，兩隻手牽到一起，身體靠近相依，緩慢走過天橋。

每當這時，我就想起二十年前，我送年幼的外孫女上學，爲了乘公交車，也要過這座過街天橋。那時走到橋頭，也是我把手伸出來，她不說話也伸出一隻手，緊緊牽住我的手，走過天橋。與孫女小學畢業後去了多倫多，與爸媽團聚，但當時的情景還仿如昨日。

我想，如果在足球場上，這種配合可能被稱爲「默契」。現在外孫女已不在身邊，但我與老伴兒相濡以沫五十多年，我仍能從這種家庭的「默契」中感受到巨大的愉悅。

在家主要是我買菜，蔬菜多樣

，買什麼好，有時我也問問老伴兒，但更多時候是我自作主張。有一次我買回各樣蔬菜，老伴兒趕忙跑來看，禁不住脫口說：「真好，你終於買了山藥。」本來我是不想買的，但心想老伴兒最喜歡的就是山藥，就給她買一次吧。我不願意買山藥倒不是因爲它貴，而是收拾起來麻煩，黏糊糊弄得哪兒都是，但老伴兒主張多吃山藥對身體好。她說：「我不怕麻煩，我來收拾。」

家裏主要是老伴兒炒菜，她圍上圍裙上灶，我作爲副手也趕緊。老伴兒兩眼盯着灶台，翻炒自如，我在一邊，只要她使一個眼色，我就會把需要的佐料遞過去，把用過的家什撤下來，無言的配合。

最有意思的是吃早餐。老伴兒睡眠不好，每天起床比我晚半個多小時。我起來，把雞蛋煮好，麥片粥熬好，麵包果醬準備好，只等她過來。她起來後，我不叫她用，只輕輕地噓一下雞蛋「卡卡」，她就會很快過來一起吃早飯。多年形成的一種「默契」。

近年，爲了照顧老人，也爲了普通人過橋方便，過街天橋特別修了坡道橋，不用再登三十幾層台階。我和老伴兒過橋，有時還登台階，練練腿力，但更多時候走坡道橋。不管走哪，我們總是手牽着手。這看似平平常常，但於我們彌足珍貴。



提起芝加哥你會想起什麼？是林肯的故鄉，還是喬丹與公牛隊？又或者，是芝加哥大學、芝加哥交響樂團、芝加哥棒球隊、芝加哥藝術館？類似的名字，我們這些外地人說起來都耳熟。但是說到當地市民每天面對的，還是那些看得見摸得着的古建築、公園、街道、公共設施。

Joy說：「媽媽，芝加哥不僅古建築保護得好，千禧公園(Millennium Park)也很貼心喲！千禧公園是芝加哥的新地標，是市民最休閒的場所。到訪芝城不去那裏探風，是很不合算的。」

千禧公園依託市區，面向美麗的密歇根湖。從遠處看，大型雕塑「雲門」(Cloud Gate)像一顆矗立在公園廣場的巨大豆子，開啓了「通往芝加哥的大門」。那是一個拋光的不銹鋼球體，外形別致，當地人也稱它銀豆。銀豆表面光滑極致，像一面三百六十度的大鏡子，又像一架相機的廣角鏡，它把方圓幾公里的芝加哥市囊括進去，看它，就像看一部寬頻立體電影，不用東張西望，就看到了市區、街道、大樓、藍天和白雲，以及駛來駛去的車輛，慢

千禧公園很貼心

悠悠走路的人們。當目光轉移離開雲門，鏡子裏的事物又活生生的就在周圍。鏡裏鏡外，虛實結合，亦真亦幻。

我疾步朝它走去，看我加快速度，Joy像發現了什麼，問：「媽媽，雲門最吸引哪個群體的人，您知道嗎？」「女人和孩子唄！」我回答得一點不含糊。「回答正確！」接著她開始「數落」：「孩子們一見它就歡喜興奮；女人們一見它就欣賞自己的顏值。特別是有的人，看見玻璃牆就湊上去，自戀得不得了。」女兒奉承我，也嘲弄我，還一邊說一邊學我湊近玻璃理頭髮的樣子。「這有什麼不妥？女人不都是這樣嗎？」我反駁她。

雲門裏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服裝是否得體，腰背是否挺直，面部表情是否輕鬆。雲門的設計師Anish Kapoor，把玻璃的鏡像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，讓人們感到快樂，讓女人感到貼心。

貼心的還不止這個。在皇冠噴泉區，有一個十五米高的顯示屏，由電腦控制，交替播放芝加哥市一千個普通市民的臉譜和造型，例如扮鬼臉的男孩、擠眉弄眼的女孩、幹活的男人、過日子的女人。人物的鏡頭不斷更換，不時從他們嘴角沖出一條水柱，射向百米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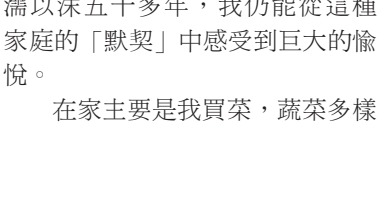
的天空，之後呈弧形灑下，灑向熒幕下的遊客。於是到了夏季，就有不少女人帶着孩子，帶着孩子的小衣小褲小毛巾，去水柱下面找樂。

現在擁有噴泉和LED熒幕的地方不少，皇冠噴泉讓人暖心的是，它不打商業廣告，不爲哪位候選人造勢，只讓平凡的人們在平凡的地方上鏡頭，如果碰巧熒幕裏的人來逛公園，屏裏屏外對上號，就當是裏面的人走出熒幕了。這種事對於市民是很親切的，平凡加藝術，皇冠噴泉有了新的意義。

公園前方的密歇根湖，是世界最大的淡水湖群、北美五大湖之一，面積比台灣還大1.5倍。五大湖除密歇根湖全屬美國外，其他四湖爲加拿大和美國共有。天氣晴朗時，湖面湛藍平靜，帆船點綴，有海鷗唱歌撲翅，撲翅在沒有海腥味的湖面上。

有些第一次去的地方，去了以後看見美景的同時，還會對相關事物產生想法。例如那天，除了感到公園很貼心，當看着湖面上的海鷗我又明白，原來海鷗不僅僅生活在鹹味的海上，如果淡水湖夠大，也是牠們的家。有了新發現新道理，心中增添的快樂，簡直無法量化。

黑暗中大雪紛飛



「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啊！」木心臨終前在病床上老是叨叨這句話。

儘管許多人對這句話有很多理解，在我看來，木心在病榻上的這句話，隱忍而具有生命風度。

木心寫了一輩子詩，無奈的是，一直不溫不火，完全不像現在的大紅大紫，木心真正出名是在他去世以後，那首《從前慢》，帶動他的系列書籍出版，木心紀念館的建設，陳丹青先生的《木心回憶錄》無疑又是一次有力助推。

木心在生時，似乎一直是「鬱鬱寡歡」的，或許木心不這麼看，但從一個讀者的角度考慮，的確如此。據說，人在彌留之際會眼前一片漆黑，似乎是神收走了你的目光，繼而才收走你的言語、心跳……木心在病中的時候，儘管感覺生命將要面臨大限，回憶起往事，仍覺不枉此生，他的詩情，化作漫天飛舞的大雪，「紛飛」過，踽踽獨行過，也定然在雪地上留下了一排清晰的腳印。

泰戈爾說：「天空沒有留下飛鳥的痕跡，但我已飛過」。痕跡不痕跡的，已經不重要，只要自己的吉光片羽閃耀過，飛揚過，這不就夠了嗎？

在生活中，總有一部分人，他們太擅長於在「悄悄」上下工夫了，擅長於無聲處聽驚雷，甚至是驚雷也沒有，暗暗地渡生活的陳倉，絲毫不露鋒芒，隱忍低調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情，結果，給人的感覺是，他突然間就成功了，其實，哪有

那麼多突然可供你「突擊」？唯積累爾。

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啊！

每個人的生活中都不可能不面臨一星兩點的黑暗，在這段時期，你感覺到孤苦無助，前路渺茫，或者是感覺到等待你的是一場美妙的婚禮，你的新娘，偏巧吃成大胖子；等待你的是一場意義重大的相撲，而你，偏偏只有九十斤……難爲情，對前路的未知性或想當然的結果充滿焦慮。這一切，都是無邊的黑暗帶給你的恐懼。

黑夜的可怕在於漆黑，而恰恰是，黑夜的美好也在於漆黑。好比一塊黑板，可以供我們畫畫、寫字。黑的幕布上，一場大雪紛飛，詩意足了，創意來了，意義有了，意滿志得，你甚至會覺得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中國有句古話叫「悶聲發大財」，似乎和木心這句話的意蘊有些許異曲同工之妙。

但是，這個悶聲，何其難耐。滿世界的KTV我們就知道，人人都有吼一嗓子的欲望，哪怕是公鴨嗓也不吝惜自己的歌唱，何況是有一些演唱技巧的人呀！悶聲，就好比是禁欲，禁的是你說出來的欲，表達出來的欲，宣泄出來的欲。而恰恰是這些你矜持不了的欲望，給滿世界落得一個不成熟、不穩重、不值得託付。

所以，你可以大雪紛飛，得看你處在何種境地，若是個白天，你儘管肆意表達滿世界的銀裝素裹是你的功勞，若是在黑夜，你還是「隨風潛入夜」吧。至少待到天明以後，你帶給人這樣一句驚嘆：「呀！昨晚上雪了！好漂亮！」



初冬，我用十天時間，遊歷西南五省——川、渝、黔、桂、粵，在雄雞肥碩的腹部劃了一道弧線。十天，五省？你這是走馬觀花，能看到什麼呢？朋友質疑。我說，不，這不是走馬觀花，而是行雲流水，非常有深度的一趟旅行。流水，是京劇唱腔的一個板式，節奏緊促，敘事性強，句與句之間沒有明顯的停頓，唱腔流暢灑脫、簡潔而有深意，常被冠以「行雲流水」的美稱。

譬如，在《追韓信》中，蕭何向劉邦推薦韓信，上殿前有一段流水：「我主爺起義在芒碭，拔劍斬蛇天下揚。懷王也曾把旨降，兩路分兵定成陽……」一百幾十字，用時僅兩分多鐘，卻將秦末起義、楚漢相爭中的重大事件、關鍵人物、戰爭衝突、蕭何的理想等，概括到極致，無一句廢話，無一字贅附，用優美的流水板一氣呵成。我的五省之行，就是這樣一段簡潔流暢而不失豐厚的流水板。

起句，乘夜間飛機，從唐山出發，經過兩個多小時飛行，抵達重慶，安寢蓄髮。次日清晨，乘動車赴四川閬中，正式開啓了旅程，進入「敘事」。之後，或一日一地，或兩日一省，曉行夜宿，風雨兼程，以都市爲依託，或寄情山水，或幽思懷古，遊歷了閬中、成都、都江堰、重慶，再赴安順、貴陽、桂林，最後以廣州收尾。十天走了這麼多地，卻無疾行的疲累，也無疏漏之憾，猶如一段流水唱下來，痛快淋漓。

首站選擇閬中古城。用兩個小時粗略遊覽一遍，掌握了大概，而後回客棧，稍事休整，洗個澡，吃個水果，又精神抖擻上路，將喜歡的街巷、古蹟等再重點遊覽，看在眼里，記在心上。傍晚時分，在青石板路悠閒漫步，回客棧時又順便觀賞了古城夜色。次日清晨，又到嘉陵江邊漫步，近賞江水映晨曦，遠觀錦屏山曉色，在江岸用了早餐，然後乘車赴成都。

這是個美妙的開頭。雖未小住三五日，但已盡取古城精髓，沒必要像旅行社安排的那樣，還要去遊覽遠近的附屬景點，甚至還有購物等殺風景的事。我是去粗留精，求神韻，摒贅繁，簡潔利索。

之後，便都是這樣的「曲調」和「節奏」了。

在成都，選擇繁華的天府廣場附近落腳，這裏地鐵四通八達，食宿便利。南行，可到武侯祠，北往，則與寬窄巷子咫尺之遙。成都雖大，但地鐵就是地下的高速，縮短了城市的空間。武侯祠是後人爲紀念諸葛亮而建，內中還有劉備墓。我徜徉其中，專注地凝視古蹟，慢

行雲流水，走西南



▲青城山景色層出不窮 資料圖片

條理地閱讀碑文古字，感受三國文化的魅力。天色微暗，夜遊錦里。錦里號稱「西蜀第一街」，正是華燈初上時，人間煙火正濃，可與北京王府井、南京夫子廟媲美，極具巴蜀風韻，無愧於「花重錦官城」的美稱。晚上八點左右，正是寬巷子、窄巷子燈紅酒綠時，此間有古意、有蜀風，又有美食，是成都的「佳絕處」。在窄巷子，我四處尋找詩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，少年時，我就迷戀翟永明其人其詩，此時，便有還了願的快感。在寬巷子用餐，從古典的酒樓上觀看古巷夜色行人，成都三美「美景、美食、美女」，被我一網打盡。

成都以西，有青城山。乘地鐵到犀浦，再轉城鐵，彷彿眨眼功夫就到，下車時，一杯熱茶尚未喝完。出於對自然的偏愛，我給青城山留足時間，六七個小時，一直在登山涉水，穿行在層出不窮的溪澗飛瀑與怪石奇巒之中。青城天下幽，我盡得「幽」字之妙。從青城山去都江堰，高鐵則只需幾分鐘，我有幸在景區關閉之前進園，洶湧的岷江水照亮了微暗的天空。我目睹了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水利工程，在橋上觀「魚嘴」古蹟，這是都江堰工程最重要的一環，秦人李冰的傑作。從橋上看去，岷江像一頭暴烈的水獸，被他收拾得只剩下怒吼，兩千多年了還在吼。觀此景，襟懷大暢。

沈復在《浮生六記》中說：「名勝所在，貴乎心得，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，有非名勝而自以爲妙者。」只要站在重慶的街頭，對我來說就已經是一件妙事了。這座神奇的城市，即使你走在平坦的大街上，其實也是穿行在山中。所謂山城，高聳的樓宇的腳下，舉目向上，還有高樓在更高的山巒。我從江邊的洪崖洞一樓乘電梯到十一樓，出了電梯，眼前居然是車水馬龍的街道。在重慶站，還體驗了亞洲最長的扶梯，扶梯行至半途，感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如置身陡峭的懸崖。這扶梯是商場常見的那種，但是這麼長，通向何處呢？出了扶梯，又是一個世界，高樓林立，車水馬龍，路邊有扶欄，倚欄遠眺，腳下的立交橋有六七層之多，如一條條火龍，上下翻飛，而剛剛離開的重慶站，則在我俯視之中了。原來，我已置身於山巔，而這山巔，也分明是一片平坦的世界。

姚文冬

這樣的神奇，遜於名勝乎？

乘夜車抵達貴陽，接下來便是黔、桂三日行。黃果樹瀑布、瀘山山水，是世人皆知並嚮往的經典風景，很多人都領略過。這樣的景致，即便不親眼目睹，也是熟之又熟。儘管我對旅遊烙印明顯的地方並不熱衷，但亦是不能錯過，就像一個人的生活裏，有個性的選擇，也有共性的接納。這才是濃淡搭配的人生。也如一段唱裏，總會有膾炙人口的兩三句，被大眾傳唱，流行於舞台之外、市井之中。

在每個城市之間行走，由於鐵路便捷，多則兩三個小時，少則幾十分鐘。很像是流水板中的「不明顯的停頓」，整體則有一氣呵成的完美，中間需要換氣，台下的人是看不到的。旅途的甘苦，冷暖自知。

廣州是這段流水的收尾一句了。

廣州之大，我只取兩個，一是沙面，二是珠江。走進沙面，就是走進了清末、民國，我看到的不是滿街西洋風格的建築，而是時間，我是在時間裏暢遊，像是赴了一場與時間的約會。我很好奇，在這樣的的老街上，爲何走來走去的都是年輕人，尤其那些手端相機的少女們，已成爲沙面的重要符號。青春與古舊的反差，使沙面有了獨特的魅力。夜遊珠江，站在甲板上，看霓虹裝扮的城市，隨着距離的變化，被稱爲「小蠻腰」的廣州塔，也如一個曼妙的少女，變換着身姿，嫵媚到極致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，廣州都是朝氣蓬勃的，這個從秦朝便有的嶺南重鎮，從來沒有過老氣橫秋的跡象。

意外的驚喜是，最後一天離開廣州，飛機還在福建沙縣經停，還能在飛機作短暫逗留，遠眺閩地雲霧遮罩的丘陵，吃了久負盛名的沙縣小吃。那薄皮大餡的餛飩，皮如透明的紙張，餡則分明是一個肉丸子。沙縣小吃，風靡全國，而這次，我品嘗的可是原產地。這個意外的驚喜，就像是一段唱即將結束時，最後一個字微微翹起的拖腔，是個虛字，卻也餘音裊裊。而飛機於傍晚安全着陸唐山，便是這行雲流水的唱段結束後，那一聲脆亮的鑼響吧！

▲西洋風格的建築成為沙面的符號 資料圖片



這兩年香港各劇團都說門票難賣，而我於十二月一日在理工大學看劇協聯同理工大學話劇團演出《小井胡同》，觀眾擁擠。我猜想，鍾景輝掛帥、萬梓良出動，而理工大學人脈關係，和該劇被稱爲「國寶」，都會是全院滿座理由。

該晚觀眾非熟面孔，大概不與各劇團常客重疊。看來《小井胡同》這齣戲號召力在香港發揮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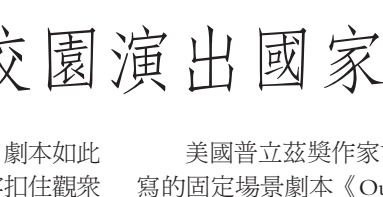
李龍雲創作這齣庶民歷史劇，向被視爲《茶館》延續。《茶館》以固定空間講兩代人（一八九八年至抗日戰爭勝利後）故事，展現民生百態；至於《小井胡同》則同樣借小巷裏幾家鄰居不同遭遇，來反映國家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〇年（「四人幫」倒台後）社會多番轉變。

西方戲劇在古希臘時代，已有亞里士多德所創「三一律」，即一齣戲發生在固定

地點，在一天時間，做同一行動。劇本如此結構，情節集中、緊湊，很能牢牢扣住觀眾，效果最好。事實上，在三個小時內，觀眾看到台上同一個場景，從頭到尾見住相同角色，自然會代入，而看着他們隨着世事百年流轉，各自發生滄桑變化，便都會勾起自己似曾相知或熟悉的歷史片段，感情豐富或有過相似經歷者，皆會受感動至落淚。

舞台劇有時勝過電視劇、電影，會在於「三一律」這種戲劇模式，因爲所發揮出來的感人效果既特殊又微妙。

反觀中國電影，沒有「三一律」這種形式，我一時之間也想不出，有那一部作品成功從小市民角度闡述國家百年風雲轉變，或許張藝謀導演的《活着》會屬少有一。當然，拍攝單獨一個十年（例如「文革」）而成功的悲劇則有幾部。



美國普立茲獎作家Wilder（懷爾德）所寫的固定場景劇本《Our Town》（小城故事）在一九三八年首演，今天仍受歡迎，甚而近日亦有劇團於香港新光戲院演出其新翻譯版本。在台灣，相同結構模式的佳作有《寶島一村》、《淡水小鎮》兩齣，成功到可巡迴至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演出百多場，充分說明，近大半世紀小市民生活轉變滄桑小故事，很能打動華人觀眾。台灣「國光」京劇團也有部創作劇《百年戲樓》，藉一家劇院興衰，來細訴國家百年風雲事件，亦成爲戲寶。

《小井胡同》早在一九八五年曾由鍾景輝搬上香港舞台，今回爲慶祝香港理工大學成立八十周年，於是聯同來自北京的李銘森（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老師）再導演一次。由於這次有北京老師助陣指導，堅強陣容香港

張錦滿

演員（萬梓良、陳淑儀、區嘉雯、覃恩美、李楓等）做北京小街小巷坊，就算還未傳神，也不會離譜。

今次演出，導演鍾景輝招攬多位理工大學老師、校友和現在學生上舞台和當幕後工作人員，旨在培育劇壇生力軍，於是在表現

手法上也作出突破，放映舊日新聞錄像，幫助觀眾投入五個階段（一九四九年冬夜、一九五八年夏末秋初、一九六六年夏末秋初、一九七六年秋天、一九八〇夏末）歷史氛圍裏。這齣戲分上述五幕，每幕開頭鍾景輝都親自唸旁白，道出當時當地情景，引導觀眾培養適當神緒。

《小井胡同》很易親近，觀眾多會共鳴，今次在校園內演出，相信所達成效果會符合預期。

▲《小井胡同》演繹小人物在亂世中掙扎求存 資料圖片在